

# 不教胡马度阴山

——品读王昌龄的边塞诗

■ 邓一非

## 艺境

“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”王昌龄的这首《出塞》，被后人推为唐代绝句的压卷之作，是古今传诵的名篇。在诗人笔下，有“明月雄关”千年悠远的时空穿越，“征人不还”古来悲壮的边塞豪歌；更有对威震敌胆名将的殷殷期盼，保我河山无恙的铮铮誓言。思古抚今，雄浑苍劲，意境高远，显示出超凡的艺术想象力、表现力，让人们领略了边塞诗特有的意蕴和魅力。

王昌龄是盛唐时期杰出的诗人，有“诗家天子”之称，其诗充盈着大唐国势强盛的恢弘昂扬气象，尤以七绝见长，被誉为与李白的七绝比肩的“开天圣手”。作为唐代边塞诗的重要代表人物，他以音韵铿锵、情感浓烈、气势豪迈的诗风，表现将士艰苦戍边、建功沙场的精神风貌，颂扬他们以身许国、赤诚报国的壮志豪情，洋溢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，达到了很高的思想和艺术境界，对唐代边塞诗的兴盛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”王昌龄

的边塞诗，擅长以特定的诗境意象表达思想和情感。托物言志，借景抒情，有着彰显尚武、爱国的鲜明主旨。在《从军行七首》这篇力作中，以“烽火城西百尺楼，黄昏独上海风秋”的苍凉景色，衬托“更吹羌笛关山月，无那金闺万里愁”的绵绵别情边愁；以“青海长云暗雪山，孤城遥望玉门关”的壮阔景象，映衬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”的昂扬军威士气；以“大漠风尘日色昏，红旗半卷出辕门”的恶劣环境，烘托“前军夜战洮河北，已报生擒吐谷浑”的凌厉破敌之势；以“玉门山嶂几千重，山北山南总是烽”的险峻征途，映衬“人依远戍须看火，马踏深山不见踪”的戍边真切感受，生动描绘了一幅雄奇悲壮的边关征战图。全诗视开阔，寓情于景，创设意境，在叙事与抒情、写景与写意的完美结合中，展现了戍边将士不畏艰险、效命沙场、保家卫国的精神风骨。尤其是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”这一名句，雄风凛然，豪气冲天，如划破长空的战斗号角，给人撼动心魄的激励和鼓舞。

诗歌是人类语言的生动形式。王昌龄的诗作，不仅韵律和美、格调高亢，而且把诗性语言表象鲜明、表意

含蓄、情思盎然、跳跃夸张的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。“弹作蓟门桑叶秋，风沙飒飒青冢头，将军铁骝汗血流”，这是绘声绘色、如临其境的战场纪实，是动感传神、惟妙惟肖的人物素描。诗中有画，画中有声，驰骋沙场、骁勇善战的战将神采仿佛矗立眼前。“秋草马蹄轻，角弓持弦急。去为龙城战，正值胡兵袭。军气横大荒，战酣日将入。长风金鼓动，白露铁衣湿”，从“马蹄轻”到“持弦急”，是奔赴疆场、向敌而战的逼真场景；从“金鼓动”到“铁衣湿”，是列阵迎敌、激战犹酣的形象刻画；运思奇巧，用词精妙，让戍边将士英勇无畏、志勇逆虏的精气神变得可见可感。“秋风夜渡河，吹却雁门桑”“饮马渡秋水，水寒风似刀”“龙溪只在龙标上，秋月孤山两相向”，以“秋风”“秋水”“秋月”的苍凉色彩，折射艰辛、孤寂的戍边生活，隐喻将士壮志报国的情怀，语意含蓄，情景交织，韵味绵长。这些生动形象、凝练考究的语言，凸显了边塞诗独特的审美趣向和艺术特色。

“百战苦风尘，十年履霜露。虽投定远笔，未坐将军树。早知行路难，悔不理章句”。王昌龄早年心怀理想从征边塞，虽抱负未展、壮志难酬，但这难得的亲身经历，使他的边塞诗以

抒发真情实感取胜，不仅叙事写景真切入微，而且在意境和蕴含上有新的开掘。“鸱鸟立寒木，丈夫佩吴钩。何当报君恩，却系单于头”，借用比兴，直抒胸臆，写出男儿当有挥戈沙场、为国建功立业的志向抱负。“琵琶起舞换新声，总是关山旧别情。撩乱边愁听不尽，高高秋月照长城”，闻声感怀，触景生情，表现戍边人思乡念亲的无尽忧伤愁绪。“去时三十万，独我还长安。不信沙场苦，君看刀箭瘢。乡亲悉零落，冢墓亦摧残”，直陈所见，忧思感愤，慨叹边塞战争令人触目惊心的残酷悲惨。诗中有思，诗中有道，反映了诗人思想和艺术追求的境界追求。

“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”那“倚剑对风尘，慨然思卫霍”的英雄情结，“羁旅悲壮发，别离念征衣”的慷慨壮怀，“位重任亦重，时危志弥敦”的忠勇担当，正是诗人“一片冰心”的真实写照。品读王昌龄的边塞诗，不仅在于欣赏其“绪微而思清”的精深造诣，更在于感悟其“多能传出义勇”的思脉精髓。激发爱国之情、报国之心，给人以昂扬奋进、豪迈自信的精神力量，正是边塞诗最具感染力、穿透力的神韵所在。



## 阅图

### 雨中搏击

■ 摄影 张丹

这幅作品拍摄的是一名武警战士在雨中进行搏击训练的精彩瞬间。训练场上，暴雨突至，官兵依然顶风冒雨坚持训练。画面中，主体人物突出，战士出拳的动作和面部表情富有张力、引人注目，彰显出武警战士不惧风雨、敢打敢拼的顽强作风。  
点评：雷晓红

## 活力军营

### 训练场边“开讲啦”

■ 高 群 张广震

“休息15分钟！”仲夏时节，天山脚下，随着值班员一声令下，官兵迅速列队，热浪滚滚的训练场上回荡着官兵响亮的呼号声。值班员组织官兵围成一圈儿，席地坐在阴凉处休憩。  
“赵班长，再给我们讲一讲老团长王学礼的故事吧。”下士王久亮喊了一声。  
“没问题”，四级军士长赵海超笑着回答，“拂晓，沈家岭战役总攻开始了，我军两门重迫击炮、52门迫击炮一齐发射，沈家岭山头瞬间火光闪闪，浓烟滚滚，我军连续攻破敌人两道防线……”赵班长信手拈来，很快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。训练场边，一下子变成了“军史故事会”的开讲课堂。  
该营教导员王文卿介绍说：“以前组织战士们进行主题教育活动，形式较单一，除了组织大课辅导就是撰写心得体会，不能很好地深入战士内心。有时，战士们夜训结束后，再站上一班岗，非常疲劳。教育课上，常常是指导员在台上讲，官兵坐在台下昏昏欲睡。”  
面对这样的难题，王教导员召集各连指导员，展开调研讨论。他们发现，每到训练间隙，官兵经常围坐在一起聊家

乡故事，相互谈论所见所闻，讲的人滔滔不绝，听的人聚精会神。  
“这不就是好方法嘛！”营党委决定顺势而为，将军史故事、战斗故事融入战士们训练之余的“侃侃而谈”中，让战士们讲给战士听。他们建立图书阅览室，收集军史经典书籍，鼓励战士们借阅学习。同时，各单位充分利用训练间隙等时间，灵活开展党史、军史学习活动，让从前只在课件、提纲、教育稿件出现的英雄故事，生动鲜活地融入到官兵业余生活中。  
一段时间后，像赵海超这样会讲故事的理论骨干，受到了战友们的青睐。只要赵班长开讲，准会围过来一群忠实听众。

此时，赵班长正讲到战斗的紧张时刻，官兵听得入神：“最后攻击的时刻到了，面对敌人的孤注一掷，我方阵地上，大炮、机枪一齐开火，暴雨般的炮火射向敌阵。老团长王学礼用沙哑的嗓子喊道，‘同志们，跟我冲啊！’战士们一跃而起，杀声震撼山谷……”  
故事讲完，训练场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。随后，继续训练的哨声响起，战友们迅速回到各自的战位。

### 石墙画中绘连史

■ 徐尚坤 张川川

傍晚，太阳的余晖洒满山谷，帐篷旁的石墙上“攻城先锋勇士”的手绘格外醒目。  
“黄昱，真不错，你创作的石墙画很受大家欢迎！”听了指导员唐明明的夸奖，性格腼腆的黄昱一下子红了脸，急忙说：“大家爱看是因为咱连的红色故事感人。”  
上等兵黄昱入伍前，就热爱绘画。入伍后，火热的军营生活成了他不竭的创作源泉。  
“他画的内容贴近官兵生活，表现的主题也很有内涵”，唐指导员介绍说，“黄昱平时话不多，喜欢观察生活，善于思考问题。”

野外驻训以来，连队在训练之余，组织官兵重温连史，勉励大家传承连队的“攻城先锋”精神。“战争年代，连队曾经历过百余场战斗，涌现出一大批英雄，如何把这些战斗故事讲给战友们听？”黄昱一直琢磨这个问题。  
一次闲聊，新兵刘国威的话让他找到了灵感。刘国威说，教育课上，总是用文字干巴巴地讲述连史，大家的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难免会打

折扣。  
“如果能把连史故事转化为连环画的形式，是不是能产生不一样的效果？”黄昱决定和板报组的战友们把连队的战斗故事画到石墙上，让大家身临其境地感受战斗精神。  
黄昱说，画画这么多年，他还是第一次在石墙上创作。“每位英雄人物的表情神态，要在凹凸不平的石墙上生动呈现并不容易。石头的粗糙感对颜料的涂抹也是一种考验。”创作之初，黄昱感受到了挑战。  
“刚开始要费很大的劲，才能用颜料把墙面抹匀。画过几幅之后，有了经验，要先拿小铁锹去掉石头上面的颗粒，再开始创作。”黄昱说。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，他们终于在石墙上手绘了长6米、高2米的巨幅壁画。  
站在石墙画前，那激烈的战斗场景扑面而来：“1948年7月17日，副营长张增带领全连直扑城门，先后三次打退敌人的反扑……”  
“久远的战斗历史被他用画笔描绘成立体的壁画，老前辈们的战斗精神在潜移默化中融入到官兵内心。”指导员唐明明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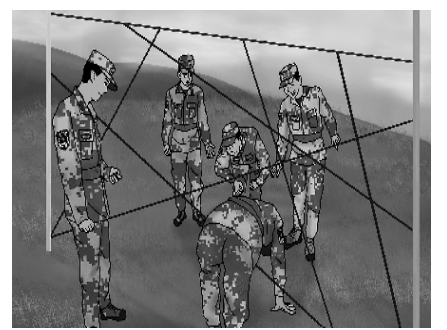
## 兵 漫

### 训练间隙小游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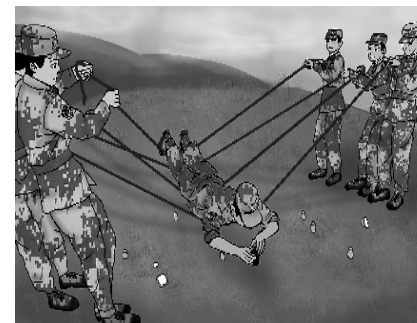
■ 蒋东霖 李洪亮



1、信任背摔，是增进团队和谐与信任的有效方式。



2、翻越电网。队员需要仔细观察，各出奇招“逃生”。



3、荆棘排雷。全队要合力拉绳，帮助战友飞跃“雷场”。



4、蒙眼过桥。团队协作，引导保护战友“蒙眼过桥”。

## 迷彩芳华

“这里的山哪，它高高连着天；  
这里的泉哪，它清清照人脸；  
这里的树，它天天穿衣袍；  
这里的路，它曲曲又弯弯……”

我第一次听官兵唱这首《山恋》，就被优美的歌词、动听的旋律所吸引。听惯了铿锵有力的军歌，这种流行的曲风给人别具一格的感觉。

《山恋》是位于太行山深处某仓库的库歌。据说，词曲作者王志敏先生上世纪90年代初创作这首歌时，几乎走遍了仓库的每一个角落，采访了众多官兵。他被官兵“扎根山沟、无私奉献”的精神深深感动，动情地完成了《山恋》的创作。如今，这首歌传唱了一代又一代官兵，也融进了官兵的内心。

老兵于瑞超最喜欢唱《山恋》。有人说他因为这首歌，爱上这座大山，因为这座山喜欢上了这座仓库，是“山恋之恋”。于瑞超风趣地说：“因为有了我，大山不寂寞。”他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已经习惯了这里的寂寞。入伍16年来，他一直待在这深山沟里，确实对大山产生了依恋。

他说：“这里再怎么偏僻，毕竟是在内地。再怎么艰苦，也比不上海岛、边防等哨所。”海岛条件有多艰苦，于瑞超虽没去过，但能想象得到。平时，于瑞超喜欢看关于边防军人的报道，换位思考一下，心里就会释然不少。

如果心里有不痛快时，于瑞超最爱去两个地方：一个是去看瀑布。通往库区弯弯曲曲的小路拐弯处，有一个椭圆形池塘，三面环山的弧形峭壁几乎成90度。崖顶有一个瀑布，飞流直下，战士们给它取了个美丽的名字——葫芦谷瀑布。第一次来这里的人往往赞叹这山河奇崛。巡逻执勤，于瑞超每天都要路过这里。每当心情不顺畅时，他就一个人坐在池塘边听听瀑布的声音。于瑞超想，“这里有最美的风景，是多少人向往的地方，还有什么不知足的。”

另一个地方是前山哨所。这个哨所驻守仓库的制高点，被誉为“太行山第一哨”。站在哨所极目眺望，能看到几十公里远，有一种天高云淡的洒脱。“我们这里是天然氧吧，能够畅快呼吸。”说到动情处，于瑞超即兴哼唱起《山恋》：“白天和石头说说话，晚上和星星眨眨眼……有人说太清苦，我说有甘甜。”

这个哨所有许多神奇的地方。哨所不远处，有一座突出的山体，颇像巨大的“关公像”，威风凛凛地守护着群山；哨所旁的山体中有条一尺多宽的裂缝，被战友们称作“天然冰箱”，把手伸进去，冷飕飕的风吹来，比在空调下直吹还要凉几分。战士们常把蔬菜、水果等放进裂缝里，真的很保鲜。

这里也是孕育人才的好地方。哨所10余平方米的荣誉室里，记载着哨所考上军校战士的名字。一个常驻只有几人的哨所，20多年来，竟有近30人考取了军校。

“走出去学习深造，是为了回来更好的服务。”张庆硕入伍第二年考了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。毕业分配时，他主动申请回来。张庆硕清楚地记得，和他同年入伍的16名战友全都申请了留队。如今，已是连长的张庆硕依旧保持着初心。有好心人劝他早点调离穷山沟，张庆硕笑着回答：“不能因为职务变了，就移情别恋，那俺做不到。”

他和军校的同学联系，很多人都诧异：一个穷山沟，为何那么多人愿意留

# 山恋之恋

■ 何伟 王礼光

下？战友们纷纷向张庆硕讨教带兵“秘诀”，张庆硕笑笑说：“这是优良传统。”

“脚步在深山，思维在云端。”仓库官兵在深山，一直秉承着“苦干不苦熬，奋发有作为”的作风。仓库有一条废弃的索道，一端连着山脚，一端连着前山哨所，蜿蜒盘旋在陡峭的悬崖壁上，历经岁月冲刷，被乱石荆棘覆盖，早已失去往昔面貌。要不是特意介绍，很少有人会注意到。可这条索道一直激励着工程师廉万秋。每当遇到困难挫折时，他常会静静地俯瞰这条索道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洞库建在半山腰上，没有运输通道，老一辈建设者硬是用铁锤、钢钎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2250个整齐的台阶。架设钢缆时，牵拉钢缆的麻绳承受不住重量断裂了，钢缆就像吐着红芯的毒蛇，翻滚着向山下卷去，当场有多名同志牺牲。

廉万秋当初听到这段历史，久久地沉默，更加体会到了肩上的使命和责任。他反复咀嚼着《山恋》中的一句歌词，“有人说虚度好年华，我说磨砺男子汉”。工作中，他常常废寝忘食，整天泡在库房里查找资料、统计数据、分析研究、操作试验。这位入伍时只有高中学历的老兵，先后组织参与技术革新项目10余项，荣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、三等奖8项。

每一次立功受奖，廉万秋都会站在哨所前，俯瞰这条索道。那悬崖上令人望而生畏的一级级台阶，正像他在科研路上跨过的一道道坎。廉万秋常说：“我们在这里不做出点成绩，就对不起建设索道的前辈们。”

种下梧桐树，引得凤凰来。谁也不曾想，一个偏远仓库的科研会有如此建树。很多人慕名前来“取经”，甚至还召来了“金凤凰”，两名博士先后扎根仓库。今年，仓库承担的一项新的科研项目又已铺开。

《山恋》之歌，继续在这里传唱。